



情到深处(篆刻)  
刘松柏

# 行道柏

张忠仁

每天,每天,我都看见它们。无论是漫步在千年静谧的石板路上,还是疾驰在万年守望的剑山脚下……

每天,每天,我都看见它们。无论是昂首倔强斗争着酷日的暴晒,还是沉默执著抵御着风雨的侵蚀……

每天,每天,我都看见它们,无论是贴地轻轻抚摸着历史的车辙,还是沉心静气倾听着岁月的吟唱……

它们,坚强!在贫瘠的土地上、岩石中生住了根脚,挺直了脊梁。

它们,坚定!守护着千里大蜀道、见证着文化大交流,一圈又一圈,一年又一年,用高耸枝叶积蓄着生生不息,用斑驳的年龄诉说着人树和谐共生。

我静静地站住,脚下是古老的青石板路,两旁翠柏高耸入云,夹道成荫;我匆忙地行走,头上是湛蓝的天空,两旁翠柏轻轻起舞,夹道成荫;我轻倚树干,脑中是历史的画卷,两旁翠柏婆娑呢喃,夹道成荫。

它们是树,本该居住深山福地,每天朝吸晨露,夜伴月眠,在云雾缭绕中聆听赞美的诗歌,在青山绿水中点缀大美的画卷。

可它们不约而同,聚在一起。默默站在道路两边,穿着尘埃点缀的衣衫,遥望着城市里的红灯绿酒。在旷野里、在黑暗里、在寂静里,在不在理解的孤独里守着孤独。

走进绚丽多彩的百草园,真是令人心旷神怡,那一簇簇盛开的鲜花,姹紫嫣红,让人目不暇接,那绿茵茵的小草,铺翠洒玉,一阵微风吹来,草香沁人心脾。这是多少种草啊,数也数不清,我在当中寻觅着,终于发现了,它显得那样的质朴,那样的文静。兰草,兰草,百草园中那让人敬慕的风姿。

《辞海》中对兰草有这样的描述:“兰草即泽兰,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卵圆形,边缘有锯齿。”在浩瀚的草类家庭中,兰草实实在在的大普通、太平常了。它默默地生长着,在山坡、谷底、路边、河旁到处可以看到。一到春天它就伸出嫩芽,给自然界带来了绿意。

兰草的姿容再普通不过了,几片带齿的小长叶向两边分着,就像没剃好头的小伙子。然而就是这普通的叶片,给人们以启迪,给人们以智慧。传说鲁班大师在年轻的时候,领着他的徒弟们上山伐木,眼看工期要到了,尽管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手使利斧拼命地干,还是不能奏效。鲁班急得不得了,一天他在爬山的时候,一不小心被一棵长着齿的小草划破了手,他急忙捧起那棵小草细细地查看,思忖着,于是他仿照小草的样子发明了锯子,工期按时完成了。我想这无名的小草,大概就是兰草吧。

有谁能忘记兰草呢?乡村的老爷爷、老奶奶仍亲切地称她“长生草”。过去遇到灾荒年,人们常用她来充饥,在那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战士们出没在白山黑水之

# 兰草情

朱斗峰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命运多舛,在这个充满车辆尾气与工业废气的地方,它们的存在点缀着悲凉。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人生无助力,在这个不需要绽放青春绽放艳丽的道路,它们的存在飘零着无奈。

可它们是树,是剑门大地特有的柏树。铮铮傲骨早已融入了血脉,风暴雷霆也压不弯永远挺直的脊梁。可它们是树,是剑门大地特有的柏树。面对风刀霜剑,面对千年孤寂,哪怕苦熬着把牙根咬断,哪怕苦撑着把脚杆站弯,它们总把精彩留给了别人。

每天,每天,我都看见它们,站成一列,向朝霞冉冉升起的旗帜致敬,把光明迎接给大地。每天,每天,我都看见他们,站成一列,向沙砾狠狠冲击的路致敬,把生机守护给山川。每天,每天,我都看见它们,站成一列,向夜色慢慢袭来的灯致敬,把温暖燃烧给生灵。

它们是自然生命的图腾,活着生命的化石。在神奇的剑门蜀道上,在苍翠云耸的翠云廊里,守护三千年,三万年……

它们是,天地的宠儿,大自然的馈赠。早起的孩子跑过来,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它们很慰藉,脚下零落的小花被情侣拾起,戴在女孩的发间;它们很快乐,远方的游子入梦来,回味着童年的趣事。它们笑了,我也笑了!

间,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夺回我们的每一寸土地,他们常常啃树皮,吃草根,在他们吃的草根中就有兰草根。啊!普通的草曾哺育过无数的英雄儿女。

如今,虽然生活富足了,但到了春季,有的人仍要采来一些,品尝它那苦涩但又香郁的特别风味。到了烈日炎炎的盛夏,要是喝上一碗兰草汤,还会收到解暑的功效呢。

可不要小看兰草,它娇嫩的身躯常常产生异乎寻常的力量,你看,当暴风雨来临时,它摇曳着身躯勇敢地与之抗争,直到云开雾散,它才在百草丛中,低着头发出胜利的微笑。我想起了那年夏天的特大洪水,奔腾咆哮像一匹狂放不羁的野马,扑向村庄,扑向田园,无数的房屋被毁了,无数的土地被毁了。然而,有这样一块田地却神奇般地保留了下来,因为这块地边上长满了兰草。洪水过后,我来到这块地上,看到那些小草已经枯黄了,直至临死它们还手挽手趴卧在这里,没有一个离去,用它们的身躯紧紧地拥抱着生它养它的土地。看着它们,我的心颤抖了,多么令人敬佩的品格啊!

我赞美兰草,它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总是默默地向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奉献。我热爱兰草,它是那样的生命旺盛,不论走到天涯海角,也会找到它的身影。兰草,对人无所求,而给予人们的却是生机盎然的世界。

# 旌城的秋日

黄金菊

旌城的秋日有别样的风味。行道树依旧浓绿如夏,金色的桂花却又沉沉地缀满了一条又一条小街道。其实香气是时断时续的,像老楼房里播放的古董唱片,刚想驻足聆听,却又什么旋律也没了。有些小区的围墙,桂花嵌着绛紫的三角梅和不知名的蓝色花树,高高低低地蔓延过去,两个季节的渐变绽放,可堪入画。东山很近,也许在傍晚可以像陶渊明那样感叹一句:“山气日夕佳。”

在红砖旧巷子的诊所里看病,与常年相诉痛病的医生对坐,仿佛定期见老朋友。量血压,听肺部的呼吸音,张嘴说“啊”检查扁桃体,问最近睡得好不好……睡不好是欲望太多,能力太小,自己知道就好。“太累了,休息一下。”善解人意又无可奈何的医嘱。

陪我解了三周渴的杨枝甘露,在秋天已

经太冰凉,只好说再见。好在路过咖啡店,买了热乎乎的拿铁。咖啡影响睡眠,但生活没点咖啡因,又如何抖擞起来呢?收到同门赠送的美国当代诗选集,说师姐啊,我毕业了,想送你一本书留做纪念。太薄了,只适合每天读几首,不然一口气读完,沉浸不够,辜负了句子和情调。

网购了刚获诺奖的韩江的几本书,还在途中,多了小期待。“书写东亚女性的命运”,这样的简介谁能忍住好奇不阅读?捧着咖啡回到家里,遥望东山的苍翠,听窗外的车声,惊觉离上一个如此刻一般不需要空调和暖气调节气温的周末,已经很远很远了……

此刻的秋,像一块不厚的玻璃,从夏日沸腾的水中凝固了出来。有些硬,有些凉,有些易碎,但格外透明、沉静。

# 桂花语

高万嘉

金秋微雨落,满城桂花语。桂花,盛开在秋季,花期不长,喜暖耐寒,可入药。它是我最爱的花之一,但今年却因为夏季的持续炎热推后了花期,迟迟不肯绽放。说来惭愧,和它相识多年,直到前不久,我才细细研究了桂花的色泽与种类,而多年来一直误把橙黄的丹桂认作金桂,内心难免对它们有些愧疚。

现在生活的城市中,有一条老巷名为桂花巷,这是去年初秋无意中发现的,它静静地躺在这座城市的角落。巷道两旁坐着有些年代感的老小区,临街一侧也有居住在此上丁年岁的老人,他们习以为常地在桂花树下打牌唠嗑。街道另一侧,拍照留影的都是年轻人,有带着专业相机的摄影师,也有脸上依然充满着稚嫩气息的学生或情侣。不经意间发现树下有个刻着“桂花巷”这几个字的镂空装饰,里面满载着年轻人为了拍照所放入的桂花,惊喜间,也为它们不能随风自然飘落大地的怀抱而感到惋惜。

一阵秋风细雨后,又到了这个满是“桂花语”的时节,大街小巷的空气中都溢出桂花的清香。这是秋季特有的符号,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人们关注四季的更迭,同时也唤醒了记忆中的场景。

老家卧室窗前的桂花树,现已成为回忆。那棵小小的桂花树,伴随着二十年的时光,是我成长的见证。最喜欢在秋季,在桂花盛开之时坐在窗前,静静发呆。午后的阳光携着暖意照进卧室,光斑透过树枝,印在我的身上,空气中满是清甜。但今年因为小区的改造,它消失了踪迹。虽然有些伤感,但和桂花树之间的回忆现在想起依然令人欣喜。那是晨间鸟语的起点,那是午后的相互对望,还有雨后傍晚树下的叹息。或许它现在正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飘散着香味,绽放着生命,也或许它正在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山林,看云起云落,静待岁月雕琢。

还记得那次和妈妈一起在桂花树下接桂花的情形。因为下雨,满树的桂花随着秋雨



美在德阳(篆刻)  
刘松柏

纷纷飘落,我和妈妈遗憾地看着地上的桂花。突然,妈妈灵机一动,从屋里拿出一个能接住桂花的笊箕,我和妈妈一边看着桂花在雨中飘洒下来,一边想起了书本中写的“摇桂花”。后来,妈妈用桂花制作了桂花茶和桂花糕,每每想起,我的记忆深处满是妈妈温馨的“桂花雨”,它一直陪伴着我成长。

工作后,无意间在天台上又探寻到了桂花的踪迹,内心依然欢喜。一个午后,走出楼梯间,迎面吹来一阵秋风里裹挟着熟悉的桂花香。寻着这风,在被我命名为“小径岔的花园”里,我找到了其中仅有的几棵桂花树,我悄悄将鼻尖凑上去“品尝”它们的清甜。知晓它们的花期不长,在最盛的时候大概能让最浓郁的香气和最饱满的身姿持续一到两个星期,所以在那期间,我每天都会去和它们相会,驻足凝望在高处的花簇,也仔细观察近处圆润的花瓣,直到它们开始干瘪枯萎,香气减淡,逐渐凋零。

通勤途中,我惊叹于流入地铁站的桂花香,小小的生命似乎能包裹整个世界,在鞋底,在指尖,在发梢,在每一个缝隙中都能察觉到它们的影子,唤醒着人们在信息和网络时代里沉睡的细胞,对时令的感知,以及对自然万物的共鸣。它们是工作之余的一种慰藉,它们用独有的语汇,提醒着我生活虽艰苦,但还有它们在这拥挤的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相伴相守,好似平凡生活中的一剂良药,清香而微甜,并带有一丝远方的滋味,约定来年再见。



乌牛欢。  
邓友国摄

额前映出了  
圈里那头花猪  
狂欢的模样

## 姐姐送来一块豆腐

偌大一块豆腐  
泡在水里  
已经切下一部分  
送给朋友  
感觉上  
还是那么多

一下子想起  
童年的岁月  
豆子换 或用现金买  
豆子一斤兑斤半  
三角钱割一斤

几多时  
里面有空穴  
像马蜂窝  
或海绵  
瞬间“空”下来  
半碗水

眼前这块豆腐  
不由得非常珍惜  
告诫自己  
杜绝浪费  
永葆勤俭的本色



秋天诗笺(篆刻)  
罗中建

## 连山柚熟了

古中宁

不是观音庙的佛光  
是绵远河与石亭江的哺育  
凝聚了惠民的光泽  
闪烁着光阴的智慧  
大道连山的灵气  
美丽起来,结出树树丰盈  
从此焕然,漫山遍野的绿  
漫山遍野的红  
漫山遍野的白

从此,桃红李白柚绿  
缤纷连山引来闪耀明星  
八方网红,文人墨客  
千年底蕴,慢慢释放  
一湾飘落的翠云  
深秋里,我也望见霞光的火把  
点亮一盏盏大大小小的灯

与日相照,红脸的太阳  
与月并肩,羞涩的甜蜜  
群星相伴,清爽更是你清纯的话语  
不屑于鸣蝉的歇斯底里  
不急于荷塘的蝴蝶纷飞  
不惧于雷电有多么猛烈  
不畏于风霜举起了冷剑  
你的树根那样深沉  
你的骨节那样坚硬  
固守自己的那片时空

以淡泊明志用低调度日  
一颗颗果实宛若袖林里的星星  
连山柚熟了,秋风里  
天生一套柔美的鼓囊  
把成就装在内心  
只为村人生活美满  
站成川西平原的一道风景

## 儿时的花椒叶烙饼

(外二首)

唐振良

柴草火,大铁锅  
花椒叶饼子  
火色均匀  
像一只只鸭子蹲卧  
圆圆的,肉肉的  
一层再一层

门前那片花椒林  
油亮油亮  
喷喷香  
卵圆形小叶子  
嫩绿,葱绿,墨绿  
香甜,沁人心脾  
手指随着枝条弹动  
避开刺芒  
采摘芬芳的元素……

## 又见马齿苋

荒芜草地上  
肉肉的卵圆形小叶子  
层层叠叠  
油亮亮  
簇拥着  
像一群童真的眼睛

多少晨昏,周末  
菜园子,河畔,沟边  
玉米地的垄道里  
你脆嫩的,神奇网络般  
摊开着,一张张  
大饼的面庞

# 秋游鹿头山

曲三

地走在古道上,脚下传来厚重的感觉,似乎能感受到无数先辈们来回奔波、勤勉的脚步。千百年来不曾间断的金戈铁马之声已消散在风中,名流雅士们的咏叹似乎还回荡在耳边,只有这一条古路,依旧不曾改变那前进的方向。道路一侧的墙脚静静地靠着几辆“鸡公车”,这是川西平原上常见的一种手推独轮车,据说这便是诸葛亮当年北伐时发明的木牛流马。

在古道上走了十余分钟,眼前出现一座雄伟的关隘,白马关到了。白马关有前后两道城门。前门城楼巍峨,厚重,城垛上旌旗猎猎,在秋风中招展。前门额嵌嵌石匾,阴刻“白马关”3个大字,据说乃蜀中大文豪苏轼手书,字体方正,笔力遒劲。城楼屋檐下,正中悬挂一匾,上书“天意”2字。两道城门之间,由金牛古道连通,“庞统祠墓”便建于古道之旁。祠墓为公元214年庞统中流矢卒后,蜀汉昭烈帝刘备所建,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祠堂坐北朝南,古朴敦厚、肃穆庄重,往里依次是二师殿、栖凤殿和庞统墓园。一块古旧厚重、已被烟火熏得有些黝黑的墓碑上书写着“汉靖侯庞士元之墓”。

秋风萧瑟,带来些许凉意。古墓无声,我一人在此静静伫立,怀想当年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和那些热血沸腾的故事。历史的烟尘已然远去,此山、此关、此道,依然在秋风中迎接着一代又一代的凭吊者,见证着那些不平凡的岁月……

古道两旁,立着一株株百年古柏。静静